

中山圖書館存

革命文學論

度市第十四區

第十四區分部

林輝智敬啟贈

革命文學論

丁丁編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三版

書名 革命文學論

編者 丁 丁

發行者 趙南公

全一冊定價五角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分 個局 南京 長沙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革命文學論全文

獻詩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號，

是喜馬拉亞山的山鬼狂嘯；

美滿的呀，美滿的人間，

已經變成了苦悶的囚牢！

我的靈魂飛上了九霄，

俯瞰人間的羣衆顛沛如濤；

宛如被射了雙翼的羣雁，

垂死的哀鳴，血淚滔滔！

那畜輩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衆作肉食血飲；
我們要恢復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們自己的覺醒！

有的火山已在爆裂，
那星星是在大放光明；
我把他們織成了文錦，
敬獻給我們真善有爲的年青。

革命文學論

丁丁編

目次

獻詩	編者
文藝上之社會的使命	郭沫若
文學上的階級鬥爭	郁達夫
我所景慕的批評家	沈澤民
死去了情緒	蔣光赤
赤俄新文藝時代的第一燕	瞿秋白
文學革命論	陳獨秀

眞的藝術家.....洪爲法

文藝家的覺悟.....郭沫若

拜倫百周紀念.....沈雁冰

革命與文學.....郭沫若

告青年.....穆木天

貢獻於新詩人之前.....中 夏

革命與羅曼諾克——布洛克.....蔣光赤

赫爾慘.....郁達夫

藝術家與革命家.....郭沫若

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成仿吾

文學與革命.....丁 丁

致讀者.....編 者

文藝之社會的使命

郭沫若

——在上海大學講——

我不會講話，又沒有預備。今天上午我特意走到法國公園，本想預備一點材料，但是恰遇兩位朋友，談談笑笑，所以又沒有機會。我許久未到法國公園去，現在美麗的花都開放了，黃鶯兒和許多不知名的鳥兒歌唱得特別好聽，春風輕輕地拂來，那稀疏的幾點雨珠兒跳在池中，做出幾個波圈又漸漸消滅了。呵！爛漫的春！一切都使我感覺着說不出的美！春天是最快樂的，倘若沒有和暖的春日，只讓冷酷的冬天佔領着宇宙，則

我們祇能披着很笨重的衣，囚困在房子裏，偶然走出門外，也只有灰色的天空，扳起那無情的面孔：這樣還有什麼生趣？我們還能生活下去嗎？只有美麗的春天是我們所歡迎的！歷來描寫仙境總愛說「有四時不謝之花，百世長青之草。」這是世人所希望春的常在，就是但丁在「神曲」裏所想像的「地上樂園」，也不過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罷了。

要講的稿子雖沒有預備好，但是帶來了春的消息。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個曲，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沒有所謂目的。我還可舉幾個例子來證明：小孩的遊戲乃成人藝術的起原，一種內心智慧表現的要求，從孩子們的用小石建築，唱歌舞蹈等可以看出。他們將全個自我實注於遊戲，有時甚至跌傷流血，還是不休止，不退縮；但他們並沒有所謂目的。嬰孩每天吃着母親蜜甜的乳，睡在溫暖的搖床中，不飢不寒，生活是很滿足的了；但那紅嫩的小口中仍要不時發出呀呀的

歌聲。但他有什麼目的呢？

所以藝術的本身上是無所謂目的。

我們文化人類的原始時代的藝術的生活，現在雖不能十分證明，但我們可從遺留着的原始民族的特質的現代野蠻民族中考察出來，知道他們是特別着重藝術的，除却藝術則生活一天也難維持下去。達爾文氏（Darwin）曾到一個野蠻民族 印第安人 中去攷察他們的生活狀況，那種蠻民還不知道穿衣服，達氏贈他們一塊紅布，他們却拿來撕成小條分贈同伴作裝飾品，並不拿着作衣服穿。這很可相信人類的嬰孩時代，就有美的要求。

不過凡是一種社會現象發生，對於週遭必生影響；譬如一池平靜的水，投進一顆石子，——不管那石子是怎樣小，水面必生波圈，而且波及全體的水面。文藝乃社會現象之一，故必發生影響於社會。

有人說文藝乃有目的的，此乃文藝發生後必然的事實。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

的藝術，這兩種派別大家都知道是很顯著的爭執着。其實這不過是藝術的本身與效果上的問題。如一株大樹，就樹的本身來說並非為人們要造器具而生長的，但我們可以用來製造一切適用的器物。科學亦如此：如自然科學，純粹科學的研究，是在探討客觀的真理，人類即使不從而應用之，其所研究之真理是仍然存在的。

藝術對於人類的貢獻是很偉大的。我今天就想專講這個問題，現在先舉例來說：明藝術的力量。楚霸王兵敗被逼垓下，張良一支簫在清風明月之夜吹出那離鄉背井的哀怨淒絕的調子；霸王的兵士皆思鄉念家，為之感動泣下，終至棄甲曳兵而逃散。呵！音樂的勢力是多麼偉大！漢王兵多將勇，而最後的成功乃是一支簫！還有日本古時候有一個妙年的尼姑，名字叫作慈門，有一次羣盜掩入，縛之柱上，搶劫財物，慈門不能反抗，很超然地唱出一首和歌：

「Yashikaki mo moto wa nahiwa no

Ashi nareba

Kosu mo kotowari nari

Yoru no shiranami】

〔編織就的籬柵

本來是難波地方的蘆葦，

踰過來也是當然的道理呀，

夜裏的白波。」

白波在日本文上是強盜之意。這首和歌的表面雖是指波浪踰過蘆葦，真意是說：卷中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外面取來的，強盜來拿去也是當然的道理。這幾句詩所生的效力怎樣？把她從柱上解下，財物一點不拿，那幾個強盜各自逃走了。這完全是因慈門超然的情感而引起強盜們超然的情感。我們可以知道，藝術可以統一人們的感情並引導着趨向同一的目標去行動。此類的事實很多，一時也說不完。如意大利未統一前，全靠但丁(Dante)一部神曲的勢力來收統一之效果；法國革命以前福祿特爾，盧梭

的著作影響很大，從前德國帝國之成立，Treitschke 說，歌德的力量不亞於俾士麥；(Bismarck) 俄羅斯最近的大革命，我們都曉得是一些赤誠的文學家在前面做了先驅的呢。

本來藝術的根底，是立在感情上的，感情是有傳染性的東西；中國有句話說，「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歡。」這完全是受感情之傳染而生的同情心。大人向小孩假哭，小孩却真哭起來；我們看電影看到悲慘處，亦爲之揮淚。這樣看來，這從心理學上也可找得出證明來的了。

再從個人方面來說，藝術能提高我們的精神，使我們的內在的生活美化。譬如法國大戲曲家 Moliere 每完成一部戲曲便唸給家中老僕婦聽，僕婦聽了總說很好。Moliere 以爲她的話是太不可靠，有一次乃以他所著的不成功的戲曲唸給她聽，孰料僕婦聽了說這不是他自己的著作。這老僕婦是平日受了 Moliere 的感化，無形中養成了批評的能力。又譬如我國鄭康成研究詩經，他用的使女皆知道詩經。一次有個

使女被罰跪，其餘的使女拿詩經中的「胡爲乎泥中？」來嘲笑她，她却也用詩經中的「薄言往訴，逢彼之怒」來回答。這段雅事，至今還流傳着。藝術既能提高精神，美化生活，所以從歷史上考察，藝術興盛的民族必然優美。如歐洲的雅典便是個適例。再就我國講，周朝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那時的一般平民皆會作詩，一部國風就是民間收集的無名詩人的作品。唐代是文學最盛的時期，譬如我們常說的白香山的詩，村嫗能解。這在一般人以為是白詩易懂，其實也不盡然，假如我們把白詩唸給現在的村嫗聽，恐怕不會懂吧！就是研究詩學的人也不見得能夠完全了解。這在我看來，是因當時一般人對於藝術的了解力很高，濃厚的藝術空氣已充滿了社會。又如溫飛卿的詩，妓女都能暗誦。這要求諸現在的妓女，豈是能夠的嗎？

藝術有此兩種偉大的使命——統一人類的感情，和提高個人的精神，使生活美化——已經夠有永遠不朽的價值了。那怕一般頭腦簡單的人盲目地向牠下攻擊，說牠是裝飾品，是無用的。而且將來只有一天一天發達。

歐洲各國的政府，想許多方法來提倡藝術：如文學獎金，如美術陳列館，如建築國立戲院等，一些也不遺餘力。就是受人誤解為暴徒的俄國，自革命以後亦極力提倡藝術家由政府特別供養。回頭看我們中國：古時候倒還好些，譬如周代有採詩之官，採集民間的詩歌，政府得以明瞭民間的疾苦；而且對於音樂也特別注重，利用音樂來統一天下。漢唐之世，藝術的空氣也還很濃厚。不過到了現代呢？政府固不顧及，社會上對於藝術也看得很輕。古樂古舞都已失傳，存留者多是些粗俗不堪，如各舞台上所演奏的，幾全失了藝術的真價值。即就建築上說，已全失却了美的意味，試走到上海華界去，空氣的惡臭，房屋的雜亂，幾乎可以說是一些垃圾堆。

我們中國現在弄得這般糟，大局不能統一，一般的國民，無論那一階級的份子，都懷着自私自利，因循苟且的精神，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醜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政治的不完美，科學的不發達……固然是很重大的原因，不過藝術的衰亡，墮落，也怕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美的意識麻痺了的，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民族，無論那一種民族的那

一個時代都怕沒有我們現代這樣厲害的罷！

我們知道藝術有統一羣衆的感情使趨向於同一目標能力；我們又知道藝術能提高我們的精神，使個人的內在的生活美化。那在我們現代，這樣不統一，這樣醜化了的國家之中，不正是應該竭力提倡的嗎？我覺得要挽救我們中國，藝術的運動是必不可少的事情。我們希望於社會的是要對於藝術精神的了解，竭力加以保護，提倡；我們應該使我們日常的生活，日常生活的用具，就如一隻茶杯，一張郵票都要具有藝術的風味。至於藝術家的本身，我們也希望他要覺悟到這種種藝術的偉大的使命。我們并不是希望一切的藝術家都成為宣傳的藝術家；我們是希望他把自己的生活擴大起來，對於社會的真實的要求要加以充分的體驗，要生一種救國救民的自覺。從這種自覺中產生出來的藝術，在牠的本身不失其獨立的精神，而牠的效用對於中國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呢！